



藏羚羊

保護系列 二之一

在索南達傑事跡的影響下，從民間到官方，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把青春獻給了可可西里，獻給了這片土地上的雪域精靈。在義工的努力下，可可西里又恢復了昔日的平靜，如今已有六萬多隻藏羚羊脫離瀕危物種名單。青藏公路兩旁，很容易見到藏羚羊、野驢、藏野驢等動物悠閒自得地吃草，可可西里再次向人們展現出它寧靜美麗的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可可西里報道

編者按

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世界最精美披肩「沙圖什」（由藏羚羊羊毛織成的披肩）的興起，位於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地區不時傳來兇殘的盜獵槍聲，這個曾經寂靜美麗的人間淨土，因為盜獵藏羚羊而充滿血腥味道。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90年代的可可西里，每年超過兩萬隻藏羚羊被盜獵，到1997年時，所剩的藏羚羊總數已不足兩萬隻，「高原精靈」面臨瀕危困境。1994年，藏羚羊的保護先鋒——青海省玉樹州治多縣縣委副書記索南達傑命喪盜獵分子的槍下，此後越來越多的「索南達傑」站出來，繼承這份神聖的責任。本報記者近日跟隨藏羚羊保護義工深入可可西里，了解高原精靈的生存現狀，有關報道分今明日刊出。

義工自費建保護站 利用先進設備反盜獵



■有人說，「沙圖什」並不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披肩，而是一塊可怕的裏屍布。 網上圖片



■上世紀90年代，野驢牛隊繳獲的藏羚羊皮和盜獵者使用的汽車。 本報可可西里傳真



■楊欣在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 本報可可西里傳真

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西部，是長江源地區（即長江上游通天河的楚馬爾河口以上的長江源流各水系）的一部分，在公眾的眼裡，藏羚羊和無人區是可可西里的代名詞。然而，在52歲的楊欣眼中，可可西里之所以受人關注，不是因為有藏羚羊，也不是因為它是無人區，而是因為這裡上演了太多血雨腥風的故事，包括索南達傑、扎巴多傑，以及後來犧牲的義工馮勇。

長江考察 偶與無人區結緣

濃密的大鬍子像羊毛一樣緊緊護着楊欣曾被厲風和冰雹洗禮過的臉龐，格外顯眼。他曾是一名長江漂流探險家，也是一位長江攝影愛好者，如今是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的會長。21年前（1994年），當他第五次在長江源地區探險考察時，偶然聽說了索南達傑的故事，他便前往索南達傑的故鄉一探究竟，自此與這個無人區結下了不解的緣分。

「靈堂還在，周圍的人向我講述着索南達傑的故事，我的心裡為之一顫，他影響我去關注藏羚羊這個動物。」楊欣說，離開索南達傑的家鄉後，他的腦海裡不斷閃現着一個畫面：索南達傑獨自和18個人槍戰，在換彈夾的時候，子彈卡在槍膛裡，就在這個時候他中彈了。「嚴寒難耐的冬季，索南達傑凍成了一尊雕塑。我當時就有種隱約的感覺，一種最原始的衝動，想要為保護藏羚羊做點事情。」

但是沒有經驗的楊欣並不知道保護的路到底該怎麼走。當時在深圳工作的他被香港電視台一則「保護瀕臨滅絕的野生動物」的公益廣告吸引，於是撥通了廣告發佈方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諮詢電話，對方告訴他，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長期計劃，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一語驚醒夢中人，楊欣決定，要在可可西里建保護站。

寫書義賣 購先進建築材料

楊欣告訴記者，建站也有許多難題，錢從哪裡來？保護站是什麼概念？思來想去，他的腦子裡突然冒出了中國最早在南極建的長城站。「當時深圳搞房屋展覽，剛好出現了南極長城站那樣的建築板，價格昂貴，但要建就建最好的。」於是，楊欣開始了艱辛的籌款之路。

他四處講座，希望喚起人們對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關注，但在那個生態環保意識淡薄的年代，「要說服別人給錢，沒戲」。正當他一籌莫展時，一個搞出版的書商建議他將漂流長江的經歷出書賣錢。於是，他靜下心把書寫完以後，四處奔波義賣，甚至跑到國家環保局搞了首發儀式。終於，他用賣書的錢買到了建築材料，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中國民間第一個自然保護站——索南達傑保護站。

科學管理 樹堅實震懾屏障

「只有先進的設備，才可能震懾盜獵者，讓義工和反盜獵人員堅守下來。所以我勒緊褲腰帶，材料用最好的，設備也當然要先進的。」楊欣說，保護站1996年奠基，1997年正式建成，衛星電話上網、完善的風力和太陽能發電一應俱全。

毫無疑問，設備先進的索南達傑保護站成為了可可西里反藏羚羊盜獵的前沿基地。他為保護區管理局提供基地出擊巡邏，提供科學家的調查情況，提供義工的後勤服務，同時記錄宣傳保護藏羚羊的事跡。

直到2003年，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和三江源自然保護區成立步入正軌，整個保護區的巡邏加強，盜獵分子越來越少，藏羚羊越來越多，楊欣笑說，「保護區這隻股票開始升值了」。隨後，他把索南達傑保護站移交給了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

而後，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的不凍泉保護站、五道梁保護站、沱沱河保護站和卓乃湖保護站的陸續建成，又為藏羚羊的保護築起了一道更堅實的屏障。



■已脫離受威脅物種名單的藏羚羊在草原上隨處可見。 本報可可西里傳真

救超300羊 親如自家兒

在索南達傑保護站，還掛着另外一個牌子——可可西里藏羚羊救護中心，巡山隊員們在巡護過程中發現的傷病藏羚羊，都會被送到這裡進行救治。迄今，救護中心已經救助了400多隻野生動物，其中包括370多隻藏羚羊。

43歲的文嘎就肩負着救護藏羚羊的職責，他是索南達傑保護站的站長，從1998年起，26歲的他就將青春獻給了這片土地，他黝黑的臉上刻滿了這些年在可可西里經歷的風霜。而談到藏羚羊，這個藏族大漢卻展現出了獨有的柔情一面。

當天記者到訪索南達傑保護站時，救護中心剛好有3隻小藏羚羊正在接受救助。到了小藏羚羊的午餐時間，文嘎拿着奶瓶走進圍欄，3隻小藏羚羊迅速圍了上來，文嘎一手餵奶，一手撫摸羊背，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畫面唯美至極。「藏羚羊尤其是公的特別漂亮，就是天生的尤物。」文嘎忍不住讚嘆。

他告訴記者，多年來，他救助了上百隻藏羚羊，見證了青藏線旁藏羚羊從無到有的變遷。如今，他與藏羚羊的感情就像一家人，救助的藏羚羊就如同他的孩子。「最難過的就是藏羚羊身體恢復後，不得不讓牠們重回大自然奔跑，那種難捨就像和自己的孩子別離。」他告訴記者，藏羚羊也是一種非常通人性的精靈，有幾次，他把藏羚羊放出去後，藏羚羊又跑回來在他的房子前轉悠，「牠們也捨不得我」。



■在救助站的小藏羚羊看見文嘎拿着奶瓶就圍了上來。 記者張仕珍 攝

可可西里槍聲絕 雪域精靈脫瀕危

高原苦行僧 九死一生司其職

在可可西里4.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楊欣並不孤單。有一批又一批奔赴這裡的義工，更有常年堅守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60多名工作人員，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巡山反盜獵，守護藏羚羊，過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可可西里海拔最高的地方達6,000多米，行走其中，時常會缺氧頭暈。去年初，在可可西里工作了18年的才仁桑周突然倒下了，一向身體不錯的他經查得了眩暈綜合症，在病床上躺了20多天才與死神擦肩而過。「醫生說這與常年的高原工作有關，以前每次說進山就進山，但這次倒下讓我好長時間不敢動彈。」

才仁桑周是地道的玉樹漢子，藏族人，個子不高但精神矍鑠。可可西里保護區剛成立時，23歲的他便前往應聘，由此開始了風霜雨雪的生活。他向記者回憶起最初工作時的帳篷保護站，「一望無際的高原上什麼都沒有，我們在帳篷外面掛了個保護站的橫幅，沒想到一晚上就被風颳到了兩公里外，又撿回來接着掛。」桑周說，紮帳篷的日子過了四年，後來條件慢慢變好，現在管理局已建起了自己的保護站。

巡山被困21天 車陷泥潭徒手挖

普措才仁是索南達傑的外甥，在舅舅為保護藏羚羊犧牲後，他也加入到保護隊伍中。14年來，他和戰友的巡護足跡幾乎遍及了可可西里的每一個角落，其中，亦有不盡的辛酸故事。

2008年8月，普措才仁帶隊進山，「原本定好進山10天後如期返回，但可可西里的天氣變幻莫測，道路也是崎嶇難行，十多天裡陷車達89次，有3次隔夜都沒挖出來。」普措才仁說，在被困的21天裡，為了節省食物，大家每天只吃一頓麵糊，隊員們用僅有的一點力氣徒手將陷進泥潭的車子挖了出來。

在可可西里，危險已成為巡山隊員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九死一生的困境他們早已司空見慣。楊欣也憶起一次他跟巡山隊員的險境。在零下39度的夜晚，油盡糧絕的隊員們冒死從結冰的鹹水湖上開車穿越，「汽車在冰面的裂縫中間跳，剛開過水就嘩地一聲起來了」。楊欣說，兩個多小時的冰面穿越結束後，他的心還一直懸着。



■可可西里工作人員在巡山過程中，車輛經常陷入泥潭。 本報可可西里傳真



■可可西里巡山隊員以天為被、以地為床的露宿生活。 本報可可西里傳真

可可西里位置圖

